



国人习惯一起讲“真善美”三个字。

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徽。

却只标榜“真”和“美”。

善良的人们曾经设想越有用的东西应该越贵。

却发现并非如此。

善良的人们还曾经设想越难做出来的东西应该越贵。

同样远离真理。

或者你更加善良。

因为他是一串头衔和荣誉的学者。

就以为他一定掌握真理。

结果仍然不是这么回事。

面对各种迷雾或者光环。

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常识判断。

这样。

人们的智慧。

才可以不因他们善良而被蒙蔽。

王则柯 ◎ 著

智慧何以被 善良蒙蔽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国人习惯一起讲“真善美”三个字，
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徽，
却只标榜“真”和“美”。

善良的人们曾经设想越有用的东西应该越贵，
却发现并非如此；
善良的人们还曾经设想越难做出来的东西应该越贵，
同样远离事理。

或者你更加善良，
因为他是一大串头衔和荣誉的学者，
就以为他一定掌握真理，
结果仍然不是这么回事。

面对各种迷雾或者光环，
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常识判断。

这样，
人们的智慧，
才可以不因他们善良而被蒙蔽。



王则柯 © 著

智慧何以被 善良蒙蔽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 / 王则柯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5086-0706-6

I. 智… II. 王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76332号

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

ZHIHUI HEYI BEI SHANLIANG MENGBI

著 者: 王则柯

策 划 者: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

出 版 者: 中信出版社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)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: 15 字 数: 181千字

版 次: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: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86-0706-6/F·1051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这是作者的第一部演讲集，也是写给每一个善良的人的一本书。作者通过生动的事例、鞭辟入理的分析，告诉我们要有自己的常识判断，面对各种迷雾和光环，不要让智慧被善良蒙蔽。

作者的视角非常广阔，书中既涉及到政府决策、教育制度、国际政治，同时也有媒体热点以及作者亲身经历的身边小事。在作者亲切、坦率的文字中，你会感受理性的智慧，你会感到豁然开朗，还会有回味和反思，增长自己明辨事理的判断力。

作为经济学教授，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渗透了很多经济学的基本常识，但并没有深奥的理论和术语。看作者娓娓道来，你已经潜移默化地领悟了经济学不少思考方法和基本原理。





王则柯，浙江永嘉人，在广州长大。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专业，现在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，主要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，偶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表观察和提供意见。

发表论文《价格机制劳动价值说的局限和误导》、《经济学：捍卫理论，还是发展理论？》等数十篇；出版著作《童心与发现》、《我们都是纳税人》、《排队的文明》、《经济学拓扑方法》、《感受普林斯顿》、《新编博弈论平话》、《经济学课堂》、《博弈论教程》、《图解微观经济学》、《信息经济学平话》等二十余种。

责任编辑 王颖 许志玲
封面设计 工作室·郭鹏
经销：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

寻找知音同学

——代前言

2001年10月出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“中国经济学年会”期间的一个晚上，承蒙闻洁工作室和北京大学团委安排，我在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室做了一个讲座，介绍几天以前刚刚获得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。主办方煞费苦心，把讲演的题目改为“信息经济学三剑客”。不久以后，出版社给我发来讲演的录音整理稿，提出希望把我的这个讲演收录到他们出版的系列讲演集中，如果我同意的话，还要我帮助做好定稿的工作。初步浏览了录音整理稿以后，我觉得基础已经很好，就答应了出版社的要求。

记得那次讲演的教室虽然不算太小，设备却完全谈不上，不仅没有电脑投影仪之类的设备，而且黑板也比较狭小陈旧。我是准备了幻灯片的，这时候却无用武之地。记得在整个讲演的过程中，我只在黑板上画过两个图，写过很少字。难得的是，那次讲演的现场气氛却相当好，一些同学在窗外和过道听完了全部内容，讲座以后还有简单的讨论。现在知道这样一次讲演已经被人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了文稿，质量还相当好，我感到很高兴。这时候我才想起，讲演开始之前，有人曾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录音，我说“当然可以”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学术讲座。既没有幻灯片帮忙，也没有多少板书，却可以在录音的基础上把文字整理得那么好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所以，定稿工作进行得相当愉快。

现在，趁这个讲演集出版的时候，我把上述故事写出来，是想寻找帮助整理我那次讲座的录音稿的同学。哪怕他或者她是受雇完成这次整理，我还是要说，录音整理稿实在是做得很好。

这个讲演集汇集了我近年的一些讲演，前面一些比较严肃一点，后面一些则十分轻松。头一篇《经济学的常识理性》，是在浙江大学的一次座谈式讲演，贾拥民博士根据录音整理出了很好的初稿。感谢汪丁丁教授、叶航教授和罗卫东教授同意我把这篇文字收入这个集子，因为其中有他们的发言和讨论。大家知道，座

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

VI

谈式的讲演，是不可能讲技术性很强的东西的。读者如果觉得这篇文章可读的话，别的讲演就应该不在话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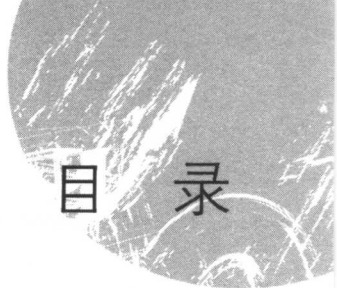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经济学的常识理性》里面，我着重谈了“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”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我用它作为集子的名字。

因为是讲演集，一些文字就不免有时间的痕迹。几年前讲的，个别具体情节会不会过时呢？我也吃不准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让它保持原样吧。夸大地说，算是对历史负责。我的电子邮箱是Lnswwk@mail.sysu.edu.cn和wangzk@lingnan.net，诚挚地欢迎读者和师长的批评。

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（ICSS）和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邀约，促成了这个集子。特此致谢。借此机会，我也向以上提到的各位和我多次讲座的听众，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

王则柯

识于丙戌年初春



目 录

V	·	寻找知音同学——代前言
1	·	经济学的常识理性
37	·	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沉重代价
47	·	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片段轨迹
57	·	重写政治经济学
67	·	信息经济学三剑客
83	·	“张五常热”和“吉芬现象”
93	·	信息经济学视角的诚信建设
115	·	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
123	·	博弈论框架的信用建设
155	·	国家现代化是整体的演进
161	·	民办教育的两个症结问题
171	·	品评林毅夫的《论经济学方法》
177	·	面试的魅力与困难
187	·	探讨刘国光的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”
199	·	经济学讨论中的假设和模型
211	·	热爱母校，回报母校
215	·	崇尚高贵
219	·	刘翔的启示
225	·	普林斯顿抒怀

经济学的常识理性

时 间：2005年4月23日14：00~16：30

地 点：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(ICSS)

主 讲：王则柯

主 持：汪丁丁

参 与 者：叶 航 罗卫东 等

录音整理：贾拥民

汪丁丁：我先介绍一下王老师。他前段时间有两本非常重要的书。一本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《拓扑学方法和经济学应用》，还有一本是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经济学拓扑方法》。这两本书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王则柯老师在学术上比我们大了一辈。1965年，他从北京大学数学和力学系毕业，导师是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，这两位老先生的著作都是我案头必备的，但说实话，我并不怎么看得懂。到20世纪70年代，王老师进入中山大学，现在是中山大学的经济学和数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王老师原籍浙江，他是浙江永嘉人。王老师的简历大致上是这样。

接下来是我策划的一个惊喜，就是给王则柯教授颁发一个证书，聘请他为我们跨学科中心的第一位特约研究员。我们很高兴，希望王教授能够多指导我们的工作。

叶航：下面我们就请王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讲演。这个讲演可能不是很深奥，但很重要。王老师讲完后，大家可以进行讨论。

王则柯：我跟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，以及叶航教授、罗卫东教授在前两年就有过联络，当时就想到这里来，但2003年由于“非典”的问题，就拖到现在。至于我跟丁丁联络的时间就更早了。

我一直看《万象》这本杂志。最新一期《万象》的第一篇文章，说的是蔡元培。蔡元培出掌北大的时候，北大的系科设置与原来相比有很大的改变。当时设了15个系，蔡元培自己是浙江人，这15个系里面，大部分系的系主任也都是浙江人。文、史、哲（中文、历史、哲学）这几个系的系主任都是浙江人；教育系、

经济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浙江人。不仅如此，数、理、化（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）各系以及地质系的系主任，也都是浙江人。由此看来，浙江这个地方，真是很了不得。

浙江是我的故乡，我觉得自己也沾了浙江的光。我在浙江永嘉乡下生活到4岁多，但温州市区基本上没有待过，然后在杭州待了一年左右，所以我还记得之江大学，记得六和塔，记得钱塘江。后来就经上海到广州去了。

汪丁丁：那是不是因为要躲避日本人？

王则柯：不是因为日本人，是因为我父亲要从浙江落户到广州去，于是我们全家都去了广州。永嘉还有一位大学者叫刘节，他介绍我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。关于刘节教授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。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，当年陈寅恪先生被批斗得很惨的时候，刘节教授自己也已经70多岁了，但他还是站了出来，说“让我来替我的老师挨斗”。真是很了不起。

我随父亲去广州，中学毕业以后到北京念书，又在上海教了10年中学，然后回到广州，这样一圈下来，已经有50多年没有回过温州了。2002年去了3天左右，其中到楠溪江半天。那次在杭州待的时间比较长。我非常喜欢杭州，以后我每年都要来。如果全家都能够到这儿来度假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。

阅历所及，仿佛法国巴黎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方。巴黎给我的一个印象，就是在许多旅游点都能看到游客们排长队。这种盛况在纽约看不到，在伦敦也看不到，只有在巴黎，到处都在排队，整个漫长的旅游季节都这样。但是因为对于山川海洋和森林草原的兴趣远在博物馆和大剧院之上，所以我个人并不热衷巴黎那种旅游资源。而杭州则更让人流连忘返。

我对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很感兴趣，很想了解一下。刚才叶航教授去接我的时候，我们在车上就谈了一些。我

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，这个跨学科的研究怎么开始呢？所以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。既然来了，那总是要讲点什么的。我给了丁丁两个题目：一个是比较浅的，“经济学的常识理性”；另外一个是比较深一点的，“零测度与博弈论的奇数定理”。丁丁选了这个浅的，那我们就聊天，不一定能给大家多少帮助。

这几年，我是有一点虚名的。但如果把我说成是“著名经济学家”，我不敢认同。如果说我是“著名经济学教师”，就比较合适一些。我创造的东西不是很多，但是在经济学教学方面确实有一些体会。

我与丁丁的交往，始于《读书》杂志和沈昌文先生。当时，我们都是《读书》的读者和作者，丁丁的每一篇《经济学关键词》，我都推荐给学生。沈昌文先生还具体介绍我跟丁丁联络。那是1994年，我刚从美国短期访问回来，到了香港中文大学。因为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停留的所有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10天，对香港不大熟悉，就请沈昌文先生给我介绍一些在香港的朋友。沈先生对我说：“你到香港，可以找丁丁。”上个月（2005年3月）丁丁到我们学校，讲起这件事，说还是很感动，因为那时候是他“最困难的时候”。但我与丁丁每次都阴差阳错，没能见面。我跟北京的梁晶也很熟，梁晶也总提到丁丁，一直想让我们见见，但没如愿。有一年我到北京，有半天空闲，我跟丁丁联络，可是那天下午丁丁要上课，还是没有见到。终于上个月（2005年3月）丁丁到了广州，我们才见了面。

但是我的走向跟丁丁很不一样。8年前，丁丁的《在经济学和哲学之间》出版的时候，许纪霖让我写一个书评，说“非你莫属”。我其实很早就买了那本书，这时候拿出来看，一看之下，我对汪丁丁教授知识的渊博佩服得不得了。我读书比较少，这也许跟你们的想象不一样。刚才叶航、卫东讲到他们的同学鞠实儿。鞠实儿研究哲学，主要是逻辑，研究得非常好，他有些学生，也来听我的课，我就讲过一些不太恭敬的话。我说，如果你现在要

学牛顿力学，不一定去啃牛顿的《原理》，好的物理学课本，已经写得很清楚。我看书比较少，这是一个缺憾。但是丁丁的书，大家翻开来看，里面有很多哲学。我从丁丁那本书知道，差不多从200年前开始，到100年前，在这个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，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件好事情，经济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，我们经济学人就有点事情可以干了。可是这件事情在丁丁看来是很痛苦的，他在书里面写道，要“对抗”这个“不可抗拒的过程”。这个过程，指的就是经济学从道德哲学里分离出来的过程。

就在我读丁丁这本书的那段时间，在我们国家就经济学问题有过一场争论。这场争论的两个代表人物，一个是经济学家张曙光，另一个是历史学家秦晖。争论主要是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些问题。秦晖教授对国企改制的实际变化和相应的理论或者论证很不以为然。与这个争论掺合在一起的还有《读书》杂志的变化。《读书》杂志在沈昌文先生主事的时候达到可读性的高峰，很多人后来都回顾说那时候和那以前的《读书》好。自从沈昌文先生奉示离开以后，新任主编把后现代的东西引了进来，搞得这个杂志像同仁刊物似的。这两件事情掺合在一起，我对这种所谓后现代的语境颇为反感，我曾经写过文章表达对这种“后现代语境”的疑虑。当然，在这些事情上，我清楚自己完全是边缘的，主要是他们两边在争来争去。我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出现了一个术语，叫做“常识理性”。按照他们那些人的说法，我们现在头脑里面所有的思考，都不过是“常识理性”，达不到他们那些“知识理性”的高度。要达到他们所谓的“知识理性”，一定要受过“后现代”的训练，使用后现代的话语才行。说实在的，到底怎样才算是他们所说的“知识理性”，我到现在还概括不出来。但是从现象上来看，就是一定要在文章中出现很多哲学家的名字。张曙光和秦晖两位教授争论的文章里，大段大段都是这个那个哲学家说的话，以及作者的诠释。为什么这样，我不大能理解。在

在我看来，那样一个发展，并不是很好的发展。所以，本来今天我准备好的PPT的第一个标题，就是“缘起——知识理性、常识理性、哲学理性”。

我今天要谈的“常识理性”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常识理性，不是人家贬斥我们的时候所说的那种常识理性。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是登在报纸上给普通读者看的，题目是《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》。在经济学说史上，人们的智慧被善良蒙蔽的例子很多。首先可以谈到一个有关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问题。毛泽东有一句描述很有意思，大意是：商品这个东西，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它，但没有人注意它，只有马克思是个例外，他注意到了。马克思这个切入点很好。接下来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商品的价值由什么决定？如果是大量的商品，那是价格；如果是单个的一样东西，那是价值。

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，在历史上，我设想是出于善良的考虑，人们曾经相信，越有用的东西就应该越贵，就是说不那么有用的东西应该便宜，比较有用的东西应该贵一些。于是，就出现了“使用价值论”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很快就出现问题了。对人类社会来说，最有用的是水这样的东西，因为如果没有水，人类社会本身就不复存在。然后跟水成为对照的是宝石。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，“水和宝石”这个悖论在科学史上是非常著名的。宝石当然也非常有用，但至少有一点，宝石你可以找到代用品，没有宝石，人类社会照样前进，而没有水，人类社会就会灭亡。可是，在现实社会里，水比宝石是便宜多了。这样，就否定了使用价值论。

接下来，也可以设想是一些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们就开始想，应该是越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越贵。这就出来了“劳动价值论”。结果也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们知道，双胞胎有一些是同卵双胞胎，还有一些是异卵双胞胎。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到一对异卵的双胞胎，生出来就一个比较聪明，另一个不那么聪明。虽然他

们父母一样，家庭一样，出生时间几乎一样，接受的教育也一样，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也很难说不一样，但是这对双胞胎后来的社会实现却很不一样。这就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了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很多东西，不一定就是积累的劳动多，价值就一定高的。

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人觉得印度可能会在经济上对中国形成威胁。北京就已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。他们最终的结论普遍是，印度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，还早呢。但是有一点，印度现在已经比中国强，那就是印度的资源效率要比中国高。所谓资源效率，就是说，每产出1万美元的产值，你需要消耗多少煤炭、多少石油？资源效率最高的是日本，其次是美国。10多年前有一个统计，日本的资源效率是中国的十几倍，美国大约是中国9倍、10倍，印度大约是中国3倍。我们的资源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呢？表象上看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很不错，可是我们的资源消耗得太厉害，我们的污染太厉害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其实这里的根子就是劳动价值论。你看看过去和现在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。它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，我说它们是假马克思主义。这些教科书说，一定要有劳动凝结在里面才有价值。那么我现在问一下，我们现在跟日本争这个钓鱼岛，难道这个钓鱼岛凝结了人类的什么劳动在里面吗？再讲我们挖的煤炭，煤炭形成于人类出现之前，它到底凝结了多少人类的劳动价值在里面？其实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是大自然的结晶，是我们这块土地赋予我们的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在广州念完高中，上北京读大学，坐火车经过清澈碧蓝的北江离开广东，两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。可是那时候已经开始砍伐原始森林了。现在北江两岸也有森林覆盖，但那不是原始森林，只是因为广东气候条件好，新长出来了次生林。原始森林有什么劳动凝结在里面？怪不得过去我们计算木材的价格，就只算雇了多少工人，用了多少柴油或者电力把它砍下来、拖到江边，运到目的地，就只算这个劳动成本。这样算，我们的资源有什么办法能不被浪费？本来，价

格应该是最权威的市场信号，应该是资源稀缺性的度量，这不是单单用劳动量或其变种能够衡量的。这个道理，现在大家都明白了。山西是个资源大省，以前的情况却是，煤炭挖得越多，山西越穷。这样的格局一旦形成，消除并不容易。它的后果之一，就是我们的资源效率直到现在还落在印度后面。

这样的后果，我觉得是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带来的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面就有一段话，不但讲到现在老百姓都明白的“物以稀为贵”的道理，而且还讲到，不需要人特别去指挥，社会的经济就能够自己运作起来。这个思想比亚当·斯密还早了1 000多年，是非常出色的洞察。可惜我的文学修养不够，不能够把这段话背出来。

罗卫东：比《史记》更早的《管子》里面，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叙述。

王则柯：我以前也引用过《管子》，更直接表达物以稀为贵的意思。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。

老百姓都知道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从来就不会说“物以劳（动）为贵”，后者是50年来的教育硬灌输给我们的思想，然后我们整个计划体系就按照这个思想来运作了。大家不要以为理论是空的，其实理论是真的实的，弄得不好，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。以前我们讲一个人“政治好”，就是讲他的出身好，这样一个理论马上就会贯彻下来的：你出身不好，你一边去！如果经济学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，就会造成资源浪费。我之所以说那是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。

这就是人们的智慧被善良所蒙蔽了。历史上，使用价值论、劳动价值论，都不是老百姓提出来的，而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。提出这些理论的，都是当时的大经济学家，他们的智慧为什么被蒙蔽了？他们到底是不是被善良蒙蔽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至少可